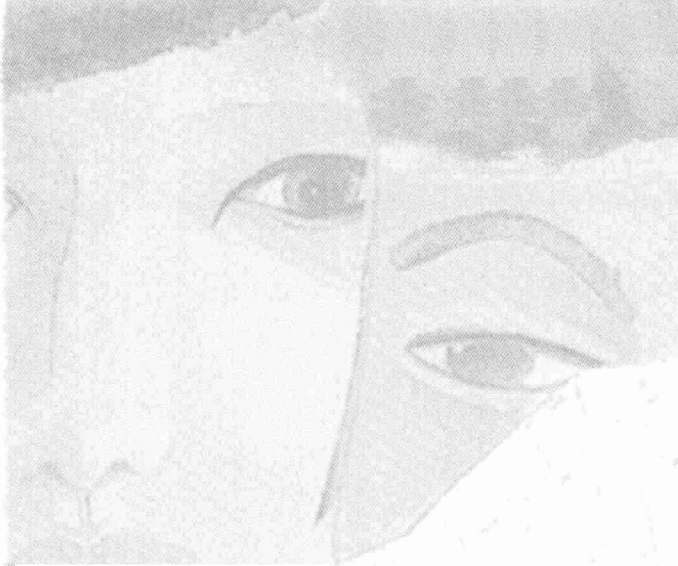


樱花公子

张苏
著

群众出版社





樱花公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樱花公子/张苏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014 - 3302 - X

I. 樱…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975 号

樱花公子

张苏 著

责任编辑/阎晓玲 孟向荣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 qzchs. com

信 箱/qzs@ qzch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14. 375 印张 40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 - 5014 - 3302 - X/I · 1385 定价: 25. 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少壮将军	初识才女白露萍	1
第二章	黑桃皇后	投靠恶魔戴老板	16
第三章	异国破镜	难圆多情少女心	28
第四章	身陷江湖	多色琉璃丁立群	40
第五章	“元首”“元”字	原是颠龙倒凤欢	50
第六章	苦学破译	又逢池田单相思	55
第七章	正义用间	楔入帝国黑心脏	65
第八章	《东瀛掠影》	登舟三日见旌旗	77
第九章	情报惊魂	“樱花公子”露端倪	85
第十章	销魂艳姐	倾倒民国诸显宦	99
第十一章	军情泄露	中统军统皆饭桶	115
第十二章	巧施花招	遮阳草帽毁老蒋	126
第十三章	金蝉脱壳	大水龙王火并忙	134
第十四章	党内双笔	一支堕入倭寇中	144
第十五章	大使遭炸	剖腹自杀假樱花	152
第十六章	弃明投暗	立群中计走魔窟	163
第十七章	帝国兽性	良子沦为慰安妇	177
第十八章	老戴赏识	潜艇博士进军统	192
第十九章	忍辱负重	露萍只身入虎穴	204
第二十章	偷拍情报	立群识破卧底人	217
第二十一章	争夺桂南	群谍聚会重光堂	227

2 樱花公子

第二十二章	师长糊涂	彩屏本色美女蛇	238
第二十三章	监视日谍	黑桃皇后在行动	248
第二十四章	校园空袭	老蒋狼狈钻石洞	261
第二十五章	彩屏发报	监测车行觅电台	271
第二十六章	解读密电	蛛丝马迹聚焦《飘》	276
第二十七章	师长末日	彩屏已飞无影踪	286
第二十八章	牵线搭桥	将军喜得护身符	295
第二十九章	蒋汪大战	一浪更比一浪高	303
第三十章	樱花乍现	露萍制服多面人	309
第三十一章	南京被劫	犹如徐庶进曹营	321
第三十二章	东条上台	日本军国走死路	330
第三十三章	山姆傲慢	无视情报遭偷袭	344
第三十四章	精彩破译	枭雄命丧太平洋	354
第三十五章	借刀杀人	军统设计锄丁逆	360
第三十六章	鸳鸯相聚	鱼雷专家见亲人	370
第三十七章	色情女佣	醉翁之意在图纸	382
第三十八章	领悟挂钟	樱花狂窃又行凶	393
第三十九章	华丽女谍	死得应该更漂亮	402
第四十章	良子痴情	哪知樱花害池田	411
第四十一章	古川泄密	樱花自爆命归西	418
第四十二章	凯旋回沪	老戴怀疑立功人	428
第四十三章	汉奸请功	将军仗义送阿萍	437
第四十四章	天公灭曹	戴山戴庙收老戴	445
结尾			453

第一章

少壮将军 初识才女白露萍

1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在南京码头，一艘“金陵号”客轮长鸣一声，起锚开航，离开了南京港口，沿长江而下，向上海的方向驶去。站在码头送客的人，向船上的人挥手惜别。船上的许多人，也都站在甲板上朝码头上的亲朋好友挥着手。

只有一位漂亮的十八九岁少女，扶在甲板的船舷上，两只俊美的大眼睛忧郁而呆呆地凝望着滔滔的江水。没有人为她送行。她的神情显得十分地孤独，甚至有些绝望。

她叫白露萍。

站在白露萍身旁的一位风度翩翩的30岁左右的青年，一副绅士派头，正向为他送行的那些身份高贵的人——国民党政府官员，甚至还有几个将军——最后挥挥手，然后转身欲走。不经意间他发现扶在船舷上的白露萍，觉得她神情有些不大对头，于是他又折回身来，趴在船舷上，侧棱着脸瞧着白露萍。

他身旁还有一位长得很美的夫人。那美人望着他专注白露萍的神态，微微地讪笑了。

白露萍没有察觉到那青年的关注，当然也没有发现那青年身旁的美人。她仍旧凝望着滔滔不息的江水，仿佛轻声自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虽然几句轻声自语，那青年却听清了，但没太听明白。可他感到这少女一定遇到了什么解不开的人生难题，才陷于深深的愁苦之中。一向解人之困的年轻绅士刚要上前问问，那夫人轻声对比肩扶舷的青年讪笑道：“仕亮，走吧。”

“金陵号”的甲板上，白露萍身旁的青年唐仕亮，被他的太太拖着臂膀拉走了。唐仕亮又回过头瞧瞧白露萍，但还是随着他的太太走开了。

甲板上只剩下白露萍，她仍旧神情忧郁，绝望地凝视着江水。宽阔的万里长江，江水浩荡，“金陵号”客轮破浪前进。

唐仕亮正走着，似乎不大放心，又站住了，对他的太太说：“绮霞，我看刚才那位小姐好像有很重的心事，不会想不开吧？你先回船舱房间休息，我去看看，别出什么事。”

说着唐仕亮转身又走到白露萍身边，问她：“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白露萍只轻轻地摇一下头，瞧也没瞧唐仕亮一眼。

“小姐，不管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千万别想不开。你只尽管对我说，我来帮你。”唐仕亮很慷慨地说。

白露萍流下泪来，低下头，用劲儿摇了几下，又冷不丁抬起脸，轻声自语：“扬尽长江水，也冲不淡我的千般难，万种愁。”她绝望地说，“谁也帮不了我！”

一句话，激得唐仕亮一脸的豪情：“我能！今天你这个忙我帮定了！我叫唐仕亮。”说着伸出手，想和她握握，以示友好。

白露萍扭脸瞧瞧他警惕地说：“你这个人，怎么——”

当她抬起头的一瞬间，猛然发现唐仕亮身后站着一个人。白露萍一愣，不由自主脱口而出：“真是美人！”

她就是唐仕亮的夫人徐绮霞。

唐仕亮一侧脸，见是太太。便问：“嗳，你怎么又回来啦？”

“我来帮你行侠仗义呀！”徐绮霞含蓄地一笑说，然后转向白露萍，走过去搂住她的肩，“我叫徐绮霞。”她指指唐仕亮，“我是他的妻子。小姐，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你有什么难办的事，尽管对我先生说，他这个人哪，生来就好助人为乐打抱不平！”说完，她朝白露萍灿然一笑。

白露萍被她的话感动了，被她那灿然的笑所表现出的善意感动了。但是她还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神情很绝望：“唉——谁也帮不了我。”

这一句话，又把唐仕亮的情绪给激了起来，他很不服气，刚要说话，徐绮霞给他使了个眼色制止了他，同时挽住白露萍提议进船舱里说话。

“金陵号”航行在宽阔的江面上。从船舱客房的窗户上，可以看见船舱外，青山博大，绿水浩渺，河岸青山仿佛在移动。庞大的客轮不时地向江中船只发出阵阵气势雄壮的笛声，似乎警告它们要当心掌舵，小心我撞翻了你们！

在船舱客房里，唐仕亮和徐绮霞在认真倾听白露萍的述说。

白露萍是湖南长沙人，自幼丧父，母亲带着她回到南京娘家，教书抚养她。可惜就在上个月，白露萍高中即将毕业，母亲突发心脏病，也去世了。她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孤身一人，今后怎么生活？只好到上海寻找她的一个姨表哥。

唐仕亮兴奋地点着头，说他也是湖南长沙的老家，他们是同乡，他对她油然而产生一种亲切的乡情。他不假思索地说：“你找你那个姨表哥干什么？他能帮助你吗？算了算了，我来帮你！”

徐绮霞偷偷抻了抻唐仕亮的衣袖低声埋怨他：“怎么还不明白？大概他们是两姨结亲。”

唐仕亮恍然大悟，“噢——”

“嗳，白小姐，”他说，“那你们结婚了吗？”

白露萍摇摇头，她和她表哥只见过两次面。

唐仕亮很泄气也很奇怪，“那你们是怎么定的亲呢？”

白露萍仍旧低着头，羞怯地小声告诉他，说在她还很小的时

候，她母亲和她姨妈俩人说着笑着就把他俩的终身大事给定了。但是这中间他们几乎没什么来往，她表哥比她能大十多岁，表哥先是留学英国，以后又留学德国。后来听说……听说他在德国留学时，和一个德国女同学好上了。两年前听说表哥回国了，在上海。

徐绮霞问：“你表哥回国以后找过你吗？”

白露萍还是摇摇头，他从来没有找过她。所以他们这两年也没见过面。

唐仕亮听了，十分泄气：“完了完了，别再满世界去找他了。肯定没有你什么事了。一句话，你没戏！”

白露萍神色黯然，窃窃低泣。

徐绮霞偷偷地触唐仕亮一下，“瞎说什么哪？”她安慰白露萍，“没关系的，别灰心，你表哥和那个德国姑娘他们也许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呢。”

白露萍信任地点点头。

唐仕亮知道自己话说过头了，便瞎扯别的，侃侃而谈什么现在是蒋委员长进行第五次“剿共”的时候，形势很紧张，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小姑娘家到处乱跑什么呀，很不安全的。

白露萍说她都快18岁了。

唐仕亮一挥手表：“18岁？那就更不安全了！根本用不着去找你表哥了，没用！他大概压根儿就不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你，他还能帮你什么呢？”

“他在上海做什么？他叫什么名字？”唐仕亮问。

白露萍告诉他们，她表哥在复旦大学当教授，他叫马文辉。

正在这时，从“金陵号”客轮对面，也就是从上海方向疾速驶过来一艘汽艇，船头站着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和另外三四个被简单捆绑的人。几个特务和国民党兵押解着他们。

那个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就是马文辉。

恰在这时，她正和唐仕亮徐绮霞夫妇，在“金陵号”轮船客舱房里交谈着。不但唐仕亮，就是白露萍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她要寻找的表哥，正被押解着离开上海朔江而上与她比肩而过！

唐仕亮问白露萍，就算找到了马文辉，他还会接受你吗？

白露萍摇摇头，她心中没有底。

不管白露萍找得到表哥还是找不到，他接受她也好，不接受也好，今后究竟打算怎么办？唐仕亮仍旧很关切地寻问。

白露萍说她只想念书，她也想到国外去留学。可就是……她为难地低下头。

唐仕亮一瞧，就明白了，赶忙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白露萍，说这是他在上海用的名片，只有姓名和地址。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尽管来找他，他一定会帮她解决的。

徐绮霞笑着埋怨他又大包大揽，总想包打天下。“不过白小姐，”她对白露萍亲切地说，“你要是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我先生肯定会帮你解决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白露萍疑惑地甚至有些警惕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热心地帮助我呢？”

唐仕亮洒脱地哈哈一笑，慷慨地告诉她：因为他们是老乡啊！

徐绮霞接着说，刚才不是说了嘛，我老公这个人，一向好助人为乐，行侠仗义！

白露萍小心地寻问唐仕亮在哪里供职。

唐仕亮只回答说是在南京。还说老蒋主张既要消灭共党也要抗日。他老唐是坚决反对！特别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丢了以后，他还是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打日本，全民族团结起来打日本。不然何谈爱国主义呢？何谈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呢？

白露萍听了有些激动，她也认为，必须全民族团结抗日，不然我们就要做亡国奴了！

唐仕亮很赞赏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正义感。但是他还是摇摇头，苦笑着，蒋介石忙着“剿共”打红军，时局很动荡。他老唐心情很烦，阳历年一过，快过春节了，他带着他的太太来上海玩玩，散散心，享享清福。

他虽然一生戎马生涯征南战北，可这一辈子最大的爱好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讲究吃喝玩乐，淡泊政治！上海，不就是全国最好玩的地方嘛。

“白小姐，你来过上海吗？”他说，“这次来了好好玩儿，开心地玩儿。”

白露萍瞪着一双疑惑的大眼睛，“唐先生，我还不知道您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唐仕亮笑笑，淡淡地说：“不必管我是做什么的，这不重要。反正我能帮上你，是个对你有用的人，就行了！”

白露萍看看唐仕亮，瞧瞧徐绮霞，觉得这两个人挺神秘！

2

“金陵号”客轮停靠在吴淞口码头，白露萍和唐仕亮、徐绮霞下了船。唐仕亮的汽车已经等在码头，等着来接唐徐夫妇。唐徐两人极力让白露萍上他们的汽车，坚持要送她。可是白露萍说什么也不肯，自己雇了辆三轮车离开了码头，和他们分了手。

她从上海热闹的霞飞路拐进明光里。明光里是一条中下等的弄堂，白露萍在一座一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前停住，下了车，提着一个小小的帆布箱子，上前敲敲门。

门打开，是一个50多岁的老保姆，警惕地上下来回地打量她一阵，才问她找谁。

白露萍说找马文辉。老保姆又把她上下打量一番，仍旧疑惑地问她是谁。

她说她是来找她表哥马文辉的。

老保姆一怔，脸上露出些笑容：“噢——你就是他的表妹白露萍白小姐啊？”

白露萍高兴地点头，“是，我是他的表妹白露萍。你知道我？”

老保姆高兴地告诉她，说她表哥提到过她，他以为她是不会来找他的，想不到还真的来了。他一定会高兴的！

白露萍急切地想知道，她表哥是不是到学校上课去了。

老保姆哀伤地叹口气，搂起围裙擦了一下红红的眼圈，告诉白

露萍，她表哥两个月前就被国民党抓走了，听说就要给押到南京去了。

白露萍一惊，手提箱掉在了地上。

抓走了？为什么？她下意识地抓住保姆的手问。

老保姆帮她把手提箱拿起来，往院门口外面瞧了瞧，“来，咱们到屋里去说。”

马文辉的家，楼下是老保姆住的；楼上是马文辉住，推开门一看，显然这是一个学者的家，也看得出，这是一个单身汉的家庭。

白露萍很奇怪，也感到非常疑惑，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抓他？他犯了什么事？

老保姆摇摇头，她一个保姆哪里知道这些。

白露萍问保姆她表哥有没有什么好朋友，也许能知道些情况，她要去打听打听。

这个弄堂里有一个姓顾的，叫顾明达，和马文辉是同事，在一个学校里教书，也许他能知道些内情。老保姆告诉她。

3

白露萍连坐也没坐，马不停蹄，脚不沾地，心急如焚，立即从马文辉家出来，来到明光里弄堂。刚到弄堂，她便看到一个穿着深灰色呢子大衣、戴着呢子礼帽的年轻人，也在明光里弄堂正走进一家院门里。

那院门，还正是老保姆告诉她的，顾明达的家。白露萍也朝那个院门走去。

那青年走进顾明达的家时，屋里只有一个30多岁的女人，她是顾明达的夫人。青年人摘下礼帽，还拿在手里，便笑道：“顾嫂，明达不在家？”

“明达下午有课。”顾嫂说。

两句话还没说完，突然传来咚咚地敲门声。

那青年和顾嫂一愣，他示意顾嫂去开门。顾嫂来到门口，轻声问：“谁呀？”

“我是马文辉的表妹。”

听说是马文辉的表妹，顾嫂思索了一下打开门，把白露萍让进屋。

白露萍进来看见一个青年，就是她刚才看见的那个，她不觉一怔，忙对顾嫂说，她叫白露萍，是马文辉的表妹。“请问，”她说，“这里是顾明达先生的家吗？”

顾嫂迟疑地点一下头，“你有什么事？”

白露萍说她刚从南京来。听说她表哥被抓走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听家里的保姆说，她表哥和顾先生是同事又是朋友，所以她来打听打听。同时想请求顾先生帮忙搭救她表哥出来。

顾嫂打量着这个漂亮而又面带善意的纯情少女，给她让了座位，倒了杯茶。说道：“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至于搭救马先生出狱，我们家老顾怕是没有这个本事。”

白露萍无助地流下了泪水。

顾嫂瞧瞧白露萍的样子很可怜，便又说：“其实最了解底细，也是最可能搭救马先生出狱的，是他——”

说着，她朝刚进屋那青年一指。

白露萍用一种哀怜求助的目光瞧瞧眼前这个刚刚进门、身穿大衣、手里还拿着帽子的青年。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材，只怕还不到三十岁。这时，那青年朝她笑笑，说他叫丁立群，是《上海通讯社》的记者。

丁立群是广东潮州人。二十年代初，少年的丁立群也曾有一番爱国之志，曾去苏联留学，参加过苏联共产党。回国后，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谓是个热血青年。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地屠杀共产党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地建立了中共中央特科，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情报、严惩叛徒，保卫党的中央机关。同时建立了归属中央特科领导的专事惩治叛徒特务的红队，俗称打狗队。丁立群以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也参加了中央特科打狗队。

但是不久他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随即自首，当了“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过，丁立群自认为：他的自首是势逼无奈，他实际还是想为共产党办事的。他曾经是中央特科打狗队的成员，知道打狗队的厉害，所以他始终不敢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因此中央特科暂时也没有动他，还利用他为革命做些事。

白露萍问他，马文辉到底为什么被抓走的。

丁立群告诉她，有人向警察局举报，说马文辉很反动，课堂上说了许多反政府的话。什么国民党腐败啦，不该打共产党啦什么的。因此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便盯上他了，以为能抓个大共产党呢。不过这次陈晴下令抓的不只是马文辉一个人，是一大批，大约有60多人。这是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为了巩固大上海的一个措施。抓他的那天晚上，缉捕队还说看见他杀了人。

杀了人？白露萍吃惊不小。

“据说那天夜里，马文辉是和一个名叫阿坤的女子在一起。”丁立群说。

白露萍听了一愣，她表哥怎么可能是共产党？怎么又和杀人联系到一块儿，还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还是夜里……

不管怎么说，她估计眼前这个二十八九岁风度翩翩的青年，也许会有些办法，便十分诚恳地请丁先生，无论如何帮忙先营救马文辉出来再说，她会永远感谢他的。

丁立群望望白露萍那张充满感激神情的纯情面靥，他觉得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办这件事，不然他对不起她的一番感激之情。

“白小姐，”他真诚地说，“能不能救马文辉出狱，我实在不敢打保票。但是请你相信我丁立群，我一定会尽力帮忙营救的。”

白露萍十分感动地表示，丁先生的大恩大德，她永世不忘。

丁立群为了白露萍的事果然四处奔走，可能找到的关系，他都

找了。

他找过上海市政府社会局长潘公展，找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部长吴开先，找过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陶百川。他以为他以《上海通讯社》的名义曾请过他们吃饭，也算熟悉，谁知让潘吴陶臭骂一顿，赶了出来。

人是陈晴抓的。最后他还找过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请他设法放人。丁立群和他有些私交，关系还算不错。陈晴仿佛很亲热的样子告诉丁立群：前方剿共后方需要安定。这次大逮捕，是蒋委员长的旨意，谁也不敢徇私枉法啊！我陈晴长几个脑袋，敢随便放人？

丁立群挂着一副笑脸，讨好地对上海警察局督察长说：“马文辉和共党一顶点儿的关系也扯不上啊！”

陈晴悄声地告诉他，马文辉他们几个要犯已经秘密转押到首都南京了！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嘿——人是你抓的，抓完人，一推二六五；陈晴，我×你二大爷的！让我在白小姐面前，这脸往哪搁哇？狗日的陈晴，你等着！

三天以后，丁立群约见了白露萍。

大上海繁华似锦。在上海霞飞路华灯初上的时候，丁立群和白露萍并肩走在街道上。

丁立群无奈地告诉白露萍，他真的是尽了所有的力量，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有一点倒是弄清楚了，马文辉已经被转移押解到南京去了。

已经是旧历大年三十了，可是上海明光里弄堂里，除了一盏昏黄的路灯，寂然无声，没有一丁点儿节日的气氛。

多日的奔波已使白露萍疲惫不堪。现在她一个人躺在明光里马文辉家的屋里发愁，茫茫大上海，举目无亲，她感到她已经无路可走了。她一天没吃饭，老保姆端来一碗阳春面，她也没有心思吃。

“小姐，”保姆说，“今儿是大年除夕，也只有这一碗阳春面了。这年头，求人无门，先忍着点儿吧！”

难道真的求人无门吗？白露萍突然想起“金陵号”客轮上邂逅的那位慷慨仗义、也许还大有来头的青年，何不去找他试试，也许他能帮上忙呢？唉，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她找出他给的那张名

片，瞧瞧，是，是……上海金神父路。

白露萍边走边打听，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上海金神父路。嗨，整个金神父路，尽是豪华的花园洋房，大年三十，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声响。与明光里弄堂相比，这里又是一番景象。真是有钱有势人住的地方啊，原来这里还这般豪华。

她借着灯光瞧着名片，找到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洋房。她疑惑地愣愣神儿，会是这儿吗？那个唐仕亮就住在这儿？这么豪华，这么气派？她犹豫犹豫地上前按了一下门铃。

门铃响过，待了一会儿，大门旁的小角门打开了，一个穿戴整齐的中年看门人出来。

白露萍从敞开的小门，看得见洋房里人影晃动，听得见笑语欢声。

看门人冷冷地问白露萍找谁；白露萍赶忙回答，她要找唐仕亮唐先生。

看门人赶忙上下打量打量白露萍，问她是他什么人？

白露萍支吾嗫嚅，她……她……她不是他什么人哪！他们是路上认识的，啊不，具体说是在船上认识的。

看门人听了轻蔑地哼了一声：“路上认识船上认识都一样。唐将军——”

白露萍一惊，脱口而出：“将军？他是将军？”

看门人冷冷地笑道：“连这个你都不知道，还能说你认识他吗？”

白露萍欲言无语。她在船上的时候，怎么就没在意问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得了！”看门人回身走进门里，“唐将军指挥千军万马，认识他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哼，眼下呀，来攀龙附凤的人多得挤破门。连阿猫阿狗都想来认亲交友。对不起，小姐，大年三十，唐将军已经高朋满座，哪有你落脚的地方？你过了年再来吧。”

说完，砰地一声，看门人把门关上了。

白露萍失落地在大门口徘徊……

清晨，一轮红日从大上海的东方冉冉升起。上海金神父路满街都是鞭炮的纸屑。

白露萍坐在唐仕亮家花园洋房大门口的马路牙子边上，头枕在膝盖上睡着了。显然她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夜。

突然大门打开，一辆卧车从里面开出来。车刚刚开到了大门口，猛地又停住。司机探出头来，冲着白露萍喊：“喂，不要命啦你？”

接着，传来阵阵笛声。

车内，唐仕亮对司机不满：“说过多少次了，对人不许飞扬跋扈！下去看看。”

司机开门下了车，朝白露萍走去。唐仕亮透过车窗，发现道边坐着一个女孩子，头垂在膝盖上，好像睡着了，她居然什么也没听见。

司机走过去，拨拉拨拉她，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小姐，你怎么睡在马路边上啊？”

白露萍从睡梦中惊醒，赶忙站起来，鞠了一躬，“啊，对不起，我在等唐先生。”

这工夫唐仕亮从车里已经发现，眼前这个睡眼惺忪的女孩子，正是在船上认识的那个白露萍。于是，他赶忙下车走过来，“这不是白小姐吗？你怎么坐在这儿？”他仔细瞧瞧她，“咦，你好像坐在大门口呆了一夜吧？”

白露萍只是附之浅浅地尴尬地一笑。

“睡了一夜？”唐仕亮问，“是等我吗？”

白露萍使劲儿点点头。

唐仕亮非常吃惊：“既然是找我的，为什么不进去找呢？干吗要坐在这等呢？”